

文学创作基础知识

(内部材料)

吉林
大学中文系
《吉林文艺》编辑部

前 言

这是一部为学习文艺创作而编写的基础知识。鲁迅早就说过：“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可想而知，根据什么“小说作法”、“诗歌作法”、“戏剧散文作法”写出来的作品，是不会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要学好文学创作课，必须深入三大革命斗争，学工农兵，写工农兵。这本材料，只作为学习创作的参考。

下面谈谈在学习创作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学习文学创作，首先要明确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鲁迅先生一再把自己的写作看成“遵命文学”，而他所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就是服从革命的需要。实践证明，鲁迅的创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因此，我们学习文艺创作，就要以文艺为武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其他动机。

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尖锐复

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五四”以来的新文艺除了以鲁迅为首的少数作家的作品，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以外，基本上还是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服务的。周扬一伙鼓吹的“国防文学”，则直接为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抗战以后，不少文艺工作者从上海的“亭子间”到了解放区，有的人实际上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写作，根本不为工农兵服务。周扬一伙，秉承王明、刘少奇的黑旨意，更是明目张胆地宣扬崇洋复古，反对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因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直接批评了那些人，划时代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建国以来，文艺界被刘少奇、周扬一伙所把持，他们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大肆贩卖封资修黑货，竭力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在书刊、舞台、银幕上，一时群魔乱舞，根本看不到工农兵的高大英雄形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尖锐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一光辉批示，击中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要害。但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方向问题，斗争并没有停止。正在这时，叛徒、卖国贼林彪跳了出来，胡说什么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解决了”**，主要是抓创作，公然跟毛主席的批示唱反调。他所以拚命鼓吹**“方向问题解决了”**，目的就是要效法孔老二，大搞颂古、复古，维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改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

向，使文艺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把黑手伸进文艺部门，调动宣传舆论工具，为其树碑立传、篡改历史、宣扬修正主义路线，以至直接配合其反革命武装政变。如他们谱写的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便是明证。他们口口声声要“抓创作”，难道创作能和方向问题分开吗？离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能“创作”出什么东西来呢？只能“创作”出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树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永远坚持这个大方向，并随时为捍卫这一正确方向而进行斗争。

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作家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作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创作意图、对生活的态度和创作思想等等。列宁在强调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性时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作为一个文艺战士，要永远学习鲁迅的榜样，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在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过程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塑造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而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

来自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仍然需要和工农兵结合，到三大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就要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改造。第二，工农兵也有一个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任务。只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缺乏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很容易上当受骗。只有

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并不断深入三大革命斗争，随时掌握和了解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斗争生活，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彻底洗刷唯心精神，清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

三、还有一个创作源泉问题。文艺创作的源泉从何而来？林彪胡说什么创作是凭借“灵感”，灵感是一种“思想的闪光”，它“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要抓住不放”，使它象“密集的雨丝一样，一滴一滴连成线”，作品就出来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孔老二“天命论”在文艺理论上的变种。

那末，文艺创作的源泉从何而来呢？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深刻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鲁迅也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可见，离开了人民的斗争生活，脱离了斗争的漩涡，决写不出真正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作品。鲁迅的伟大创作，离不开他的斗争实践；革命样板戏则是源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来的斗争生活。林彪宣扬“灵感论”的目的，是引诱文艺工作者脱离工农兵，脱离人民的斗争生活，成为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应该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

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四、学习和借鉴。所谓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下面着重谈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问题。

革命样板戏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社会主义文艺新花。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革命样板戏所遵循的创作方向、创作道路、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以及在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经验，都是我们要认真加以学习的。

另外，我们还要批判地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作为我们创作时的借鉴。毛主席指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这里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地崇拜，折服在洋人、古人面前；一种是一概否定，拒绝借鉴。周扬等四条汉子，秉承大叛徒刘少奇的旨意，跪倒在古人、洋人脚下，大肆贩卖封、资、修的黑货。林彪同样也是一个剥削阶级文艺的忠实卫道士。他炮制出所谓“忠孝节义是封建的，用其内容”的反动谬论，妄图让牛鬼蛇神重新霸占文艺舞台，为其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由此可见，不论是刘少奇、周扬，还是林彪，他们为了“克己复礼”，在文艺上也必然跟孔老二一样，拚命鼓吹复古、颂古，都是维护旧文艺的吹鼓手。

搞创作，还必须刻苦地学习语言。高尔基曾把语言看成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同于美术、音乐、戏剧表演，要有所创造，非在语言上下功夫不

可。如何学习语言？毛主席早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即首先向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学习。人民生活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语言矿藏，只要留心，经过选择、提炼，就可以成为既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又很规范的文学语言；其次，还要向古人和外国人的作品中有生命力的语言学习，以加强表现力。

目 录

前言.....	(1)
诗歌.....	(1)
散文.....	(44)
短篇小说.....	(58)
革命故事.....	(105)
小戏.....	(125)
曲艺.....	(143)
后记.....	(158)

诗 歌

一、诗歌的种类和特点

诗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诗歌，是无产阶级用来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战斗武器。

诗歌从形式上看，是用精炼有节奏的语言，写成的韵文作品。

诗歌的种类有以下几种：

诗歌从表现内容来分，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大类。若以体裁形式来分，又可分为歌谣体、自由体、格律体、散文诗等。除散文诗外，诗歌都是用韵文写的。韵文的说唱文学也可以说是诗歌作品，但因这类作品一般借助于说唱表演，故又和诗歌区别开来。

除长篇叙事诗外，诗歌一般都比较短小，且语言整齐押韵，有节奏感，易于背诵记忆，又最易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革命的诗歌，不仅需要强烈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而且需要凝炼生动的语言，一般又必须合辙押韵，因而，诗歌创作也是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的。

有人认为诗歌只是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产物，只要凭借自己的“灵感”和“诗才”，就可以写出好诗来，这恰恰是孔老二的“天命论”、林彪一伙所散布的“灵感论”在诗歌领域中的反映。

毛主席教导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

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诗歌不能例外。

我们的国家，有悠久的诗歌传统。流传至今的一些劳动人民的民歌和某些文人写的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所以至今还有生命力，恰恰因为它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五四”以来的新诗，有的作品充满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民的一些愿望和要求，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鼓动作用。而那些什么“抒个人之情”的、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早已被时代的激流所淘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我党建立以来的历次伟大革命斗争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许多光辉的战斗诗篇，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精神，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对我们教育极深，是我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好教材，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这些诗词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由此可见，我们绝不能因为诗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导入唯心论的先验论，或把它当作表达个人主义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

诗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炸弹和旗帜”，是刺向阶级敌人的投枪短剑，也是鼓舞人民群众前进的号角和战鼓。

关于诗歌的战斗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有过深刻的论述。恩格斯曾称赞德国诗人海涅的《织工歌》：“**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接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因为这首歌直接打击了德国统治阶级，表达了德国工人阶级对统治者强烈的憎恨和诅咒，特别是表现了要和一切私有制彻底决裂的豪迈气概，因而才受到广大群众的

欢迎，恩格斯才给予那样高的评价。流传全世界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则是无产阶级决心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战斗宣言。伟大导师列宁曾深刻指出了这首歌的伟大作用：“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帮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宁称赞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可见，优秀的无产阶级诗歌，具有多么强大的战斗作用。然而，刘少奇、林彪却大肆贩卖孔老二的“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反动理论，妄图把诗歌作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工具。在诗歌领域里，古往今来，从来找不到为每个阶级都能接受的“温柔敦厚”的诗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未能忘情。”由孔老二提出的，后来又为刘少奇、林彪加以鼓吹的“温柔敦厚”，不过是他们妄图掩盖把诗歌作为“克己复礼”工具的一种欺人之谈。我们学习诗歌创作，就要牢记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把诗歌当作向敌人冲杀的战斗武器，同时也当作鼓舞自己队伍奋勇前进的鼓声。

二、诗与“灵感”

“灵感”的鬼火，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在文艺界憧憧而行，刘少奇、周扬的文艺黑线被摧毁了，“灵感论”又被林

彪掠了过去，因借了林彪这个庞然大物的鼓吹，一时又喧噪起来。在这伙骗子看来，有了“灵感”才有诗，“灵感”是诗的源泉。“灵感”是什么呢？如佛语所说，它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不可捉摸。什么样的人有这种神秘莫测的“灵感”呢？天才也。林彪一类骗子的这种论调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在林贼被揭露之前，“灵感论”在诗歌领域里，比较盛行。因此，谈诗歌创作，不能不彻底批判反动的“灵感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林贼则鼓吹文艺的源泉是“灵感”，这显然是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源泉”观。做为文学艺术一种形式的诗歌，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一首民歌说得好：

劳动本来有诗章，
万颗明珠土内藏；
一经东风春雨后，
满园春色百花香。

当然，这首民歌概括得还不那么准确，全面地说，应该是三大革命实践出诗章。但它究竟朴素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创作源于生活，劳动人民是诗歌的主人，工农兵是我们时代的歌手。从渔民歌手李永鸿同志的创作体会中，我们可以看出，创作一首好诗，不是靠什么“灵感”，而是靠生活，靠实践，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林贼的“灵感论”，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李永鸿同志是白洋淀的一个普通渔民。他从十岁上就跟

爹妈租人家一条小破船，在淀里打渔，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受尽了渔霸的欺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游击组，与广大渔民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战斗。从那时起，他就拿起文艺武器，写诗写快板，编舞编剧，一直到解放后，仍然坚持劳动，坚持创作，写出了大量的为工农兵所喜爱的优秀诗篇。他的许多好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请听他的体会：

“写诗得从生活里观察，在实践中锻炼。例如国庆十周年，党委号召多打活鱼供应首都需要，廿多条小船下淀打渔。当时正刮四、五级大风，要在旧社会，破船破网，早靠边了；公社化以后，新网新船，干劲又大，两人划一条船，乘风破浪，多带劲。当时我也参加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渔民，感到新社会特别甜，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多打活鱼向国庆献礼。只见白洋淀里风吹得芦苇哗哗直响，摇摇摆摆，水面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开的白花真好看，当时我摇着船，就在脑子里记下了四句：

东风吹动芦苇摇，
淀水开花白鹅飘，
打鱼小舟齐跳舞，
浪打船头把鼓敲。

后来反复琢磨，这浪‘打’船头，船被浪‘打’，显不出我们顶风破浪打渔的气魄来。我想，船靠在淀边不动，有风有浪，可以说浪‘打’；我们顶着风浪行，破浪打渔，不怕困难，应该把它改成‘船碰大浪把鼓敲’。这么一改，是船破浪前进的气势，比‘浪打船头’好多了。这首诗并不是我写得好，我得说老实话，是社员们干劲换来的。要在过去，一

起风，船都靠边了，哪能写出这种诗句来？”

在谈到《颂歌献给毛主席》一诗的写作经过时，李永鸿同志又介绍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高级社时，我当渔业股长，给社里收鱼。正是阴历六月份，天蛮热，一个富农分子夹了二十斤小鱼来，没精打彩，说话也不是个滋味，我一看，尽是死鱼，有的都烂了，对他说：‘这么热的天，连活舱也不开。这鱼你看看，都破肚了。’（活舱里放水，打了鱼放在里面，可以让鱼活着。）我批评了他的思想，他灰溜溜地走了。跟着又来了一个贫农社员李老泉，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说话的神气就大不一样，他也送来二十多斤小鱼，全是活的，很新鲜，过了秤，我要会计开条子，他说：‘慢着，我这儿还有呢！’我瞧他这种神情，就知道一定有大鱼。果然不错，一打开活舱，鱼好大，欢蹦活跳，水沾我一脸，一秤，十好几斤。会计开条子时，他对我说：‘李永鸿，你把这条大鱼啊，活着抱到北京，送给毛主席！’这话不一般，表现了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联想到刚才富农分子的情况，我就捉摸，两个阶级就是不一样，在打渔问题，就是有两个阶级斗争。我就想，怎样把这件事写一首诗，琢磨了十多天。吃饭时，想到李老泉为什么这样爱毛主席呢？他要饭出身，在旧社会受苦受罪，毛主席领导翻了身，所以才这样热爱毛主席。我就想把这种热爱毛主席的感情写出来，我想得入神了，吃饭也想愣了，正在这时，干部叫我去开党员大会，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我就连着想下去，想到支部号召‘七一’献礼多打渔，我就把诗写出来了：

年年有个七月一，

男女渔民笑嘻嘻，

庆祝党的誕生日，
满淀渔船飘红旗。

这是写渔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劳动情景。下面写渔民的心情：

打上鱼来挑大的，
大的里头挑活的，
活的里头挑好的，
好的献给毛主席。

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献给毛主席表表咱渔民感激。很白白几句，象说话一样，有人说这几句生动地表现了渔民的感情。”

通过以上介绍，李永鸿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诗的宝库，有写不完的诗。我能写出一些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直接参加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向群众学习，替咱贫下中渔民说话。”李永鸿同志的切身体会，说明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理，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诗歌作者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才能写出好作品来。靠着林贼鼓吹的“灵感”，靠扑捉“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是永远也写不出无产阶级的战斗的诗歌来的，而只能是无病呻吟，或炮制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林贼一伙在文艺界鼓吹“灵感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想以“灵感论”吓人，竭力扼杀工农兵创作的新芽，把工农兵

排斥在文艺阵地之外，企图永远霸占文艺阵地。古今中外的“灵感论”者，都是“天才论”的狂热鼓吹者，孔老二不就鼓吹“上智下愚”的谬论吗！叛徒刘少奇、林彪也不例外，说什么“文学艺术和其他工作不同，需要特殊的天才”，“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问题，想出办法，写出作品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长了能够产生“电光石火”的脑袋的人，只有具备“天赋灵感”的天才人物才能写出作品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因为都是“群氓”，没有“长得好”、“特别灵”的脑袋，所以和文艺创作是没有什么缘份的。这完全是些屁话！工人诗人黄声孝说得好：“我写的诗来源于三大革命斗争实践，是抬出来的文章，挑出来的诗歌，既不是靠‘灵感’产生的‘思想闪光’，也不是用‘聊天的方式’得来的。”

“火热斗争出诗篇，我们写诗作文，一天也不能离开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你一放下镢头扁担，不与工农兵群众一起劳动，精神就要松，思想就要空，两手就要懒，笔尖就无锋，那怎么擂战鼓，唱赞歌呢？”广大的工农兵作者是决不会被孔老二、刘少奇、林彪的“灵感论”、“天才论”的狂吠给吓住的，只要遵照毛主席“**实践出真知**”的教导，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艰苦磨炼，是一定能够写出不愧于我们时代的好诗来的。

林贼一伙鼓吹“灵感论”的另一个罪恶目的，就是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有些人开时写诗时，可能不知道什么“灵感”，或不相信什么“灵感”，等写出一些作品来以后，就骄傲起来，林贼一伙的“灵感论”也就开始侵蚀他的思想，觉得还是自己有“天才”，有“灵感”，不然不会写出好作品来的。既然能够靠“天才”和“灵

感”创作出好作品，党的领导当然也就不起作用了，于是党的话就可以不听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可以不要了，甚至加以反对。这一点，在过去是有过教训的。一些人在反对党的领导的时候，不是就叫嚷什么“创作特殊”、“不要干涉作家的个性”吗？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林贼一伙鼓吹“灵感论”的第三个罪恶目的，是要作者滑到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不去深入工农兵生活，而靠着“聊天”、“闲谈”唤起“灵感”，“坐着汽车去生活”，以此把作者引上精神贵族的道路，做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应声虫和吹鼓手。

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灵感论”，从路线上划清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界线，使社会主义的诗歌创作，得到更大的发展。

三、抒无产阶级之情，咏人民大众之志

——谈抒情诗

1. 抒情诗要有充沛的革命激情

优秀的诗歌，必须有澎湃昂扬的革命激情，以革命的感情，激励、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这样的诗才会有战斗力。

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侧重于直抒胸臆，也就是抓住生活中某一深刻感受，集中抒发革命激情；另一种是借助于对人物和场面的描写来抒情。

属如直抒胸臆的，例如：

批林怒火冲天烧，
看你林贼往哪逃，